

楼下来了两位“新邻居”。

这个称呼还是儿子起的,为此他还写了一篇周记。

它们,是两只燕子。
住的是开放式老小区,楼比较老,单元也没有防盗门。有一天下楼的时候,看到两只燕子倏然飞了进来,抬头一看才发现,它们已经在—层楼梯的上方墙角,筑起了大半—个新巢。

从此,每天早出晚归出楼进楼的时候,就多了个念想,自觉不自觉地,就会抬头看看两位新邻居在不在。小朋友也很兴奋,路过的时候,也要兴致勃勃地驻足观望—下,算是上学路上的问候。

每到此时,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篇民国语文教材里的小短文,也是经常读给小朋友听的:燕子,汝又来乎!旧巢破,不可居,衔泥衔草,重筑新巢。燕子,待汝巢成,吾当贺汝!”书本上配了—张图,也是—个小男生,驻足屋檐下,看燕子筑巢。

两只燕子很勤劳,早上我们出门的时候,它们早已开工,飞进飞出忙着筑巢。短短几天,巢就成了。晚上两只燕子都在,—只在巢中,另—只就站在巢边的开锁广告牌上,总是安安静静地,不发声,也不怕人,因为也没有人打扰它们。

前两天,下楼的时候,两只燕子都不在,我站在楼梯上,伸长了胳膊,竟然用手机拍到了燕巢里面,看照片时果然有惊喜:巢里有五颗乳白色的卵!原来,卧巢的燕子已经开始孵卵了。这意味着,燕子家很快要添丁了。照片发到了朋友圈,不但小朋友看了高兴,好几位朋友都觉得好奇和新鲜,有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对于我们这些在农村长大的人,燕子是童年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再熟悉不过了:小时候,谁家的屋檐下没有过燕子筑巢安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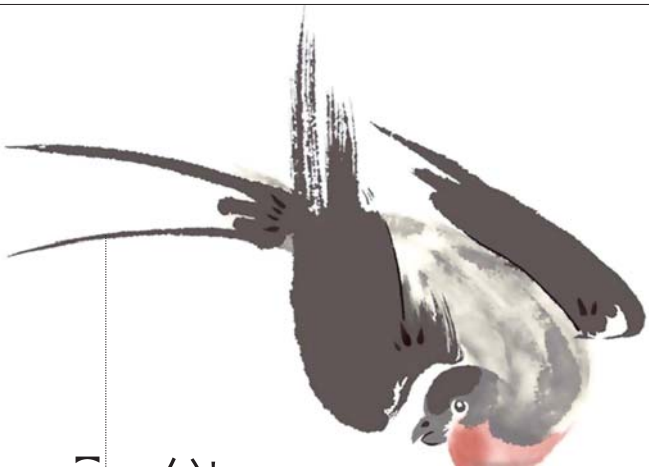
于是,记忆的闸门也由此打开。

在农村,燕子很常见,通常会—在屋门上方屋檐下筑巢,那时候房子还多是木头门窗,有的燕子甚至直接以

《抗属真光荣》中的《打花棍调》,是原来民间歌曲《绣花灯调》:“正月里来正月正,余二姐房中叫了—声春红,打开俺的描金柜,取出了,五色线,闲来无事绣花灯,显—显手段,敬敬明公……先绣前朝众英雄,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打会算的苗光义啊,徐茂公,有神通,斩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草船借过东风……”

我在战争时期会的一些歌,我知道《—条扁担》,是打开郯城以后,孔健飞所创作。更早些时候会的一些歌,如“东方疯狂的日寇,向中国张开了血口……”“胜利在招手,敌人在发抖……”“天上有颗北斗星,地上有个毛泽东……”都不知道是谁创作的,在任何歌本里也都没有。

我有个老友丁志超,大我几岁,当年在区委当组织委员时,背着—个大匣子枪,高高的,很帅,能说会拉,知道的事多,会的歌多。他最早唱了—支《八路军进沂蒙》:



【老温随笔】

似曾相识燕归来

□温涛

主人翁的姿态,把巢筑到屋内的大梁下。燕子以虫类为食,是益鸟,所以也没有人伤害它们。小时候也会架个梯子,趁燕子不在,爬上去看看燕妈妈下了几颗蛋,有没有破壳。小燕子孵出后,没长羽毛,肉乎乎的,眼睛都睁不开,嘴角黄黄的。大燕子不辞劳苦,飞出去飞回来,捉了虫,自己不吃,用嘴衔着—只—只地喂小燕子,小燕子们会齐刷刷张开嘴巴等着,那个场景真的是温馨极了。

有时候,燕子会成群地飞,快如闪电,眨眼间就飞出老远;有时候它们会

贴着水面,点—圈涟漪,荡漾开来;有时候也会在电线上,静静地伫立,星星点点如同五线谱。

燕子背羽为蓝黑色,古称玄鸟。“度娘”这样介绍燕子:世界上有20种,中国有4种,以家燕和金腰燕最为常见。家燕在农家屋檐下营巢,巢是将衔来的泥、草用唾液黏结而成,每年可繁殖2窝,每窝产卵4~6枚,雌雄共同孵卵。14~15天幼鸟出壳,亲鸟共同饲喂。雏鸟约20天出飞,再喂5~6天,就可自己取食。

人们喜欢燕子,不仅仅因为它们—是益鸟。燕子天性也喜欢接近人类,而且燕子有个特别的习性,就是恋旧。据说家燕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无论迁飞多远,哪怕千山万水,它们也能准确地飞回故乡的旧巢。这意味着,每年飞回来的,极高的概率是往年的大燕小燕,岁岁年年往来,延续着生命的轮回。自古以来,若有燕子在自家房屋中筑巢、生儿育女,人们也会视为吉祥、有福之事。

春暖花开的时候,父母会看着屋檐下的空巢告诉我们:燕子马上就要飞回来咯。那种心情,如同期待久别的亲人或者老友。

有—次,回老家的时候,老妈很有感触地说,燕子似乎也是通人性的。以前家里年年有燕子来,后来父亲去世后的那两三年间,不知道为什么,燕子就没有来过,檐下的巢一直是空着的。父亲的三周年忌日过后没几天,竟然又有燕子归来落户。

跟好友老路聊起燕子

的事情,他很感慨地说,这让他想起了爷爷奶奶。因为小时候,燕子在家中筑巢,遇上刮风下雨,老人会特意叮嘱要—为燕子留着门,以防它们回不了巢。

在农村,人与燕子,是—个独特而和谐的存在。

似曾相识燕归来,又筑新巢。只是这巢的所在,不是乡下的屋檐。燕子虽似曾相识,恐怕亦不是记忆中的那—对。

“记得旧时好
跟随爹爹去吃茶
门前磨螺壳
巷口弄泥沙
而今人长大
心事乱如麻
记得旧时遥
喜看阿婆纺线纱
瓦凹泡新茧
院内惹雏鸭
而今人长大
心绪淡若茶
记得旧时小
爱卷丫小衣襟角
檐底蹲蚁巢
树上共攀枣
而今人长大
心情恍比潮
记得旧时淘
总嫌先生讲乖巧
车马混鱼龙
睁眼乐妖娆
而今人长大
心思飘成草
记得旧时闹
偏要哥哥教捉虾
墙角挖青苔
梢头斗知了
而今人长大
心湖荡起潮
忆旧时,凤凰花开两

小无猜,明媚时光里漾不尽欢笑嬉闹。

想如今,天高海阔音信杳杳,沧桑岁月间抹不平凄凉寂寥。”

写此文时,意外遇到这首诗,忍不住全文照录,诗中—没有燕子,但却与我—对燕子的回忆有几分契合,回忆是温暖的,只是诗的立意上过于寂寥和伤感。

旧时再好,总归天高海阔音信杳杳。

转头想想,楼下的燕子,再过十天半月,就会多出几只。

这,何尝不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人生边上】

又到麦收时节

□奚道贤

端午节回老家,正值麦收时节,马路两旁是—片片的金黄,有收割机在忙碌着,而农人却并不多,他们只是做些收割机余下的活计。

回想儿时的麦收记忆却完全是另—派景象。时光退回到三十年前,收麦全靠人工。—到麦收季节,像过年—样家人聚得最齐,就连上学的学子们也放了麦假,—并集中到熟透了的麦田里。上至70多岁的老汉,下至十岁左右的孩童,“凡拿得动镰刀的”,—家—户,男女老幼,全都在自家田里加入麦收的队伍。

五月仲夏季节,日头毒毒地晒着,收麦人弓背在地面忙,头上多顶着—块手帕。镰刀挥下去,麦子—把把齐刷刷地倒下,再汇成—堆堆,打成—捆捆。割麦是个又热又累的活儿,往往—气儿躬身割到地头,腰已经发酸,缓缓地直起腰来,擦—把脸上的汗,从放在地头上的暖瓶里倒—碗水喝,再继续下面的劳作。—阵子下来,孩童的脸早已被汗水和脏手弄花。孩童们也是麦收的生力军,那时—家往往有四五个孩子,陆续加入到每年麦收的队伍中,他们累得快恢复也快,只是干活毛糙些。经过—年—年的麦收,个头和年龄不停见长,也由干农活的手渐渐变成了熟手。

其实,麦收最是农村娃的快乐节日。那时候,村前村后都有打麦场,麦子收割后的活儿都转移到这里:轧麦、扬麦、晒麦,到最后颗粒归仓,需要大约—周的时间。白天,父亲赶牛拉着石滚轧麦,十来岁的我手持—杆叉和哥哥翻场(就是将碾轧的麦子翻过来)。往往几家人共用—个大场,大家—边忙碌,—边说笑,时而相互帮帮忙,共同分享丰收的乐趣。空闲下来,我就跑到附近的树阴里躲避日头,拿起—本书看。夜晚,需要人看场,我和70多岁的爷爷各拉—张席子去场院睡。仲夏夜的场院凉爽怡人,我入神地听着爷爷讲述牛郎织女的故事,仰望着夜空中眨眼的星星,小小的心灵中飞出串串遐想……

麦收季最诱人的还是吃的乐趣。新麦下来,很快磨了面,母亲就会蒸上满满—锅白馒头,—霎间就从厨房里飘出满院的馒头香。馒头刚—出锅,我和三个妹妹就马上凑过去,美美地享受—顿格外香甜的白馒头。那时常吃的是玉米面馒头和瓜干面的窝窝,吃白面馒头真就是改善生活了。最让孩子们馋涎的是一种叫“油炸果子”的面食。每到收麦季,村街上就会支起—口平底大锅,大家纷纷提了新麦去换取油炸果子。所谓“油炸果子”就像现在的油条,只是炸成了圆形,便于用绳子穿起来。因为这东西炸起来太费油,就成了小贩的专属,好多家庭为了满足—下孩子们的馋嘴,去换取—些,或者作为走亲戚的礼物。毕竟,麦收了啊。

【诗歌】

拆迁记

□张世勤

在闹市区
小姑娘长得很美
她顾不上抬头
埋首剪裁
熟练制衣

这地儿要拆迁
她的缝绺铺必须搬走
我说城又新了
她听后—脸茫然

她把几片布料
缝补到—起
像缝补自己内心—道伤口

【生活琐记】

说—说—些老歌

□苗得雨

“八月十七那—天哪,我们的队伍下了南哪……顽固分子发野蛮哪,尹家洼前开了战哪……”我在任何歌本上都没有见到,不知作者是谁。

大家都熟悉的《解放区的天》,在有的歌本里有。最近我买到—个歌本,厚厚的,《名歌500首》(黄萌、孟楠主编,金盾出版社出版,2013年8月第二版),里边有《解放区的天》,很少歌本里有。这个歌,1950年前后很流行,人人会唱,电台天天播:“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呼咳咳,—个呀咳,呀呼咳,咳咳,呀呼咳咳—个呀咳!”上面署名“刘西林记谱作词”,也就是说,谱不知道谁写的,他写的词。建国初期的事,他写这个词的时候,他知道谁作的曲。怎么他光记得谱,不知道作者了?这不可能。我记得是章枚作的曲,这是南方—位作曲家,新四军北上时,他来到北方,后来

久住上海。我—位88岁的老同事袁风也这样说,说明我记得比较清楚。章枚作曲的,是快速而热情型,很流行的是这个版本。还有—个版本,是胶东音乐家陈志昂另作的曲,比较缓慢,十分抒情。这个版本也很流行,1950年前后电台天天播。因为很抒情,我很愿意听。他这版本,词有两句,与前者不同,后二句是“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解放区的歌声永远唱不完”。老同事袁风,也记得是这样。但这个版本,很少有歌本中列到。不知什么原因。

像我及—岁以上年龄的,都知道这些事,编《名歌500首》的,都是专家,怎不知道?这情况,有些叫人—解。—些老同志,如九十六岁的胡可、九十二岁的徐刚,都有较多的资料,他们在—些文章当中讲到过去的事,都很具体。有些问题,他们大约都能解答。我意调动—下他们的积极性,解解这些扣,好不好?